

韓非子翼毛

三

韓非子翼毳卷第三

日本 福山 太田方進

十過第八

十過者蓋古語矣奚謂以下韓子傳而喻之也

管子七臣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

利之殘也

劉勰新論曰小利大利之殲說文釋敗也

三曰行僻自用

僻偏也

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

周禮太宰四曰官常

以聽官治又曰王

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

傳音下有不已

五曰貪復喜利也

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

於女樂

耽下南反

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

遊內也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

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

內不重刃外特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

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荀子彊國篇云夫桀紂聖

之世也注世謂繼也周禮注父死子立曰世益稷云

明淫于家用珍斂世史記夏本紀珍作絕呂刑

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莊王之與晉厲公厲公景公

戰於鄢陵杜預曰鄭地今屬潁川郡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

戰之時史記高祖本紀酒酣注不醒不醉曰酣一

○熙郭許意反

戰之半中司馬子反楚臣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

進之左傳淵鑑類函飲並作穀陽豎呂氏春秋作豎

穀陽其名子反臣吳語子反曰嘻史記廉頗傳注嘻

退句酒也軍中禁豎穀陽曰非酒也一子反受而

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書五子之歌云甘

足無厭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

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淮南子疾作痛共王駕而自

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禮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日所恃者司馬也

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

亡忘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

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淮南子讎

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

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獻公武公之子名詭諸欲假道於虞

以伐虢。虢太王之子虞仲之後也。虢王季之子虢叔之後也。荀息曰。君其以垂

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荀

晉大夫荀叔也。杜曰。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君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君

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

也。若受吾幣。不假我道。我一將柰何。荀息曰。穀梁傳

下有此小國之所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

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

周禮有內府外府。皆掌貨賄之藏。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

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

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會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

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

車。車亦依賴。宮之奇。虞大夫輔。兩傍夾車木也。如今

夫音扶。後可以。疑者則出。

誘注車牙也輔頰也左傳云輔車相依杜注輔牙車也蓋二子泥於前有唇亡齒寒語而為此說矣然非是虞號之勢正是也正讀若射侯中曰正之正也當之意猶恰也物氏曰後世

是字祖若假之道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

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號句而還反處三

年無反字公羊傳三作四是也古四字積畫故誤淮南子還反伐虞喻老籟還反滅虞公羊傳

言及晉語云居三年注後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

剋爾雅疏荀息牽馬操筭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

則猶是也穀梁傳注范甯雖然馬齒亦益長矣公羊

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齒路馬者有誅疏齒年也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

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

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之靈王共王為申之會會一作

申之會在左昭四年杜曰申在鄧州南陽縣三十里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

徐君傳說輕拘齊慶封慶封齊中射士舊說中射士

愚按此說非也史記陳軫傳中謝索隱曰謂待御之官也中若中謁之中儀禮燕禮射人納賓注射人

為擯者也中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

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

韻會抄字注古今人表有抄君集韻或作拔亦省作  
戎竹書紀年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  
遂滅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左傳作黎一字史

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為大室之盟戎翟叛之服  
虔曰黎丘東夷國蒐聚也春獵為蒐竹書紀年帝辛

四年大蒐于黎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  
作炮烙之刑

意居未期年蒲阪氏曰申會在昭四年乾谿之靈王

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谿之上故曰行

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濮音十一音劍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藝文類

於月合廣義至作宿舍濮水陳稅車而放馬設  
地說文云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

上瀆也史記孔子世家唯子貢虛於家上索隱曰上亦邊則也義

舍以宿文選西征賦稅駕西周注引韓子衛靈公

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夜分蒲阪氏曰荀子以齊而

聞鼓新聲者而說之王瓚詩養生論注引聞下有有

聲作有鼓瑟寡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史記樂書

婦賦作作鼓琴內儲說篇因問旁鄉左

下同左右者旁鄉左右也右是也言使數人問旁鄉左右鼓是聲者悉白不有

所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

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旁鄉左右無有人鼓是聲

故曰似子為聽而寫之文選李善注引韓子為下有  
鬼神我字師涓衛大師涓其名也凡以彼輪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朝鮮版  
於此之謂寫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文選注

公羊注年傳師喪分焉注分年也

靜作靖各本史記樂書並作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

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論衡作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

樂書諸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樂書作明日遂去之

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平公悼公之子名彪穆天子傳注

酒因云觴耳說苑云晉平公置酒虎祁之臺施夷樂書作施惠注一本慶祁之宮左傳虎祁之宮杜云地

名劉歆遂初賦過下虎而歎息今悲平公之作臺又水經注斷梁城即上虎亭愚按虎有上下猶屈有

南北也周禮陸音或音夷或酒酣前解見靈公起公

字相似或聲轉移各有異同耳論衡以元上有平公曰善乃召

日有新聲願請以示奏字○下公衍師涓令坐師曠之旁師曠晉大援琴撫之

師涓師字子野援琴撫之藝文類聚

類聚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晉

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撫按也平公曰此道奚出

道從也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論衡此下有淫聲與紂

為靡靡之樂也師延紂樂師也與猶為也助也晉語

作靡靡之樂靡靡謂財用奢侈煎費靡爛也周書

商俗靡靡列女傳云桀造爛漫之樂韓詩外傳云昔

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據是桀亦有靡靡之

樂則是靡靡非一樂之名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俳

優侏儒狄鞮之唱所以娛耳及武王伐紂論衡此下

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有懸之白字四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

或以靡靡為相隨順之意似失考

濮水之上也上濱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自古不可遂

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

究遂竟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

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樂書作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

不如清徵徵張里表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遊仙窟注

作師曠曰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淵鑑類

聽作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

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

鶴二八道南方來淵鑑類函琴條引韓子曰師曠鼓

學記同而無失珠二字○二八八隻二列也穆天子

堯詭偽反

注道從也韓非集於郎門之堦風俗通作進於廊門

日道南方來也門論衡作郭門之上危○集羣鳥在木上也郎廊同

師古曰堂下周屋也爾雅云堦謂之坵疏坵是堂角

端也愚謂形如八謂之危危星是也再奏之而列

蟹足日跪亦八也凡从危之屬有八形風俗通列上有

成字○成一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文選注

廣雅釋詁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論衡

而起為師曠壽提一作捉藝文類聚淵反而問曰音

莫悲於清徵乎一本及史記風俗通論衡師曠曰不

如清角南都賦注此句上有清徵之聲四字○文選

困字紀聞  
莊子逸篇  
上高城之堦

韻會小補  
字注集韻或作  
德兩韻標字  
多作標標之  
標音作舒非而  
按雖音作舒  
非而舒據音  
近義似耳  
○韻會又以  
物結納必曰  
為壽

韓非子卷之三  
全齊活版



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

鬼神於泰山之上佩文韻府四支合作祭論衡藝文

海引梁元帝纂要云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引韓

子合上有作清角三字玉海大成樂書黃帝鼓

清角之琴以大合鬼神而駕象車而六蛟龍論衡車

鳳凰蔽日泰山東岳也作玄玉海作交玉海引韓子注載後漢劉昆傳注

上林賦注郭璞引韓子云云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

車山之瑞也孔子家語山出器車注出銀瓮丹甌

之器及象車後漢書注崔駰東巡頌登天靈之威

輅駕太一之象車宋符瑞志王者至孝則出象車

山之精也愚按如張說象車瑞物非人為之器也顏

延年馬賦代驂象輿注引韓子孔叢子楚昭王

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楚辭雜瑤象以為

車是後世德不能致以象牙飾其車因謂之象輅司

馬相如子虛賦乘鏤象六玉虬枚乘七發六駕

蛟龍楚辭騶玉虬畢方竝鑿玉海鑿作轄淮南

以樂驚今蛟亦龍類畢方竝鑿汜論木生畢方

注畢方木之精也山海經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

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鑿車軸頭鐵

禮司儀將合諸侯疏合會也

漢書武帝紀注海注師古曰並續日傍音步浪反

蚩尺之反又音搗尤有牛反

佩文韻府四支合作祭論衡藝文

並秦上有西字玉

論衡車

作輿蛟

論衡車

論衡車

論衡車

論衡車

論衡車

論衡車

論衡車

論衡車

論衡車

論衡車

論衡車

論衡車

論衡車

論衡車

止遂殺虎狼在前。史記黃帝紀。教鬼神在後。騰蛇

伏地。騰蛇一作騰。郭璞曰：騰蛇，龍屬。楚辭：騰蛇兮後從。鳳皇覆上。論衡：鳳皇作白雲。

大合鬼神。風俗通：此下有於泰山之上五字。穆作天子傳。大奏廣樂。注：大謂盛作之也。

為清角。莊子天運篇：北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云云。建之以太清。愚謂太

清蓋清角矣。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後漢書儒

林傳注：無主字。足下有以字。藝文類聚同是句。下有

乎字。主君卿大夫之稱。非諸侯之稱也。戰國趙策

腹擊為室章。主君注：齊侯使高張言公稱主君子家

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

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

晉以大夫為諸侯。故猶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愚

按晉平公者伯主也。非若三晉之主。平公曰：寡人老

不可稱主君也。依上文作吾君。平公曰：寡人老

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史記

有援琴二字。一奏之。之一。有玄雲從西北方起。藝文類聚

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風俗通：作暴風。裂帷幕。破

俎豆。隨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風

通作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後漢書：臧宮傳：旱蝗

物皆盡。說苑：晉平公時。赤地千里。藝文類聚：引神

異經云：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周禮：內饑。赤

赤股。疏：股裏無毛。謂之赤股。平公之身遂瘡病。風俗

△然主君之稱不止此也。孔子家語。孔子見宋君曰：子乘之君問丘者。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韓詩外傳。晉平公遊於河而樂云云。船人盍。可跪而對。皇君亦不好耳。

韓非子卷三 三

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風俗通聽作德無不

奚謂貪復昔者智伯瑤瑤智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

滅之范氏隨會之後荀林父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

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欲上一有將字韓段規

諫曰不可不與也段規戰國策注韓人姓諱段鄭夫

智伯之為入也好利而騫復騫一作驚蝮音敷覆策騫

殺鳥也喻其殘忍漢書匈奴傳天性忿騫注師彼

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則以下戰國策作

君其與之與之彼狃戰國策無下與之爾雅狃

利而欲復為也又將請地他國戰國策他國且有不聽不

聽則智伯必加之兵戰國策作他國如是戰國策韓

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難字無其字康子曰

諾戰國策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戰國策

下同縣作智伯說說音悅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

策宣子作魏桓子趙葭注魏人諫曰彼請地於韓

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自若自

強也而外怒智伯也如弗予戰國策作然則其措兵

韓非子卷三

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說日諾因令人致萬家之

縣一於智伯智伯又令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策智

伯下有說字○戰國策注蔡非趙地臯狼屬西河補

日恐名同漢志西河郡有臯狼縣又有蘭縣蔡或蘭

字趙襄子弗與襄子簡子之名無恤智伯因陰約韓魏策約

作將以伐趙襄子更有趙字召張孟談而告之曰

夫智伯之為人也陽規而陰疏百家類纂規作親陰

作親是疏作踈通張孟談襄子謀臣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舊說

陰以相約知其措兵於寡人必矣措作移今吾安居

而可趙之封內何處是可居晉語張孟談曰大

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

稱主董闕于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一作世戰

簡子家臣澤○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為

晉陽云云簡子誡襄子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

無以晉陽為其餘教猶存策教君其定居晉陽

遠必以為歸而已矣策無而已矣三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

將軍車騎先至晉陽策延陵

生趙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齊策

氏臣五官之計注曲禮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正日

注家謂此殷制非策所指按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

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愚按莊子

使王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

韓非子... 三

安焉古通用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皆作

淮南記論大人作而第子循注循薄也蕭阪氏居其治迹曹參漢蕭何約束類

行下孟反入下更反下同藏才浪反甲之藏同

全齊活版

木寔倉廩楚語於是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

五官藏庫藏月令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

幹脂膠丹漆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

無守具襄子懼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乃召張孟談

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

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山氏曰臣當作

門豹對魏文侯曰今王欲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

為霸王者臣欲積積於民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

之倉遺二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一無遺有奇

人者使治城郭之繕音餘也謂問人音音羈愚

於天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

為羨疏云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正卒正卒之外

其餘皆為羨卒又下文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

餘子注餘子謂羨也史記平準書公浮食奇民慧琳

一切經音義說文曰繕補也珠君夕出令明日倉

不容粟府無積錢無所積庫不受甲兵錢粟甲兵居

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

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柰無

箭何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

奈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藝文類聚子公

宮之垣皆以荻蒿栝楚名栝楚木名皆可以為矢

牆之下則隄之命之日金成樹以荆棘上相稽著者策管子度地篇若地高則溝之

所以為固也稽音牆有楛高至于丈策

類聚作其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箇策

銘之勁弗能過也策君曰吾箭已足矣策

美竹出雲夢之澤禹貢策君曰吾箭已足矣策

矣柰無金何策公宮令舍之堂策

董子治晉陽也策公宮令舍之堂策

舍者縣令之舍也策公宮令舍之堂策

考以令舍不顯開宮後殿居之而生皆以煉銅為柱

孟孫氏曰孟子扣輪去金

質注質君發而用之戰國策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

矣策號令已定守備已具策

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策

而攻也策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

之水以灌之策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

巢一作巢淮南策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

平羸瘦也襄子謂張孟談曰淮南此下有城中

小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策

羸恐二字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策張孟談曰

臣聞之亡弗能存危邦能安則無為貴智矣戰國策

也○此語見鬼谷子謀篇古語故曰臣聞之國語

王孫雄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

為貴知矣無為猶無所也史記伍子胥傳俱滅無

為也范睢傳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

言夫不能轉亡為存易君失此計者策作君釋

危以安則何謂貴彼知矣策無試見韓魏之君策

臣請試潛行而出策無試見韓魏之君策

見韓魏之君此下有策此下有

襄子曰諾四字策張孟談策於是陰三字見韓魏之

君曰臣聞唇亡齒寒策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

趙策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策

策淮南此下有而

知其然也策雖然智伯之為人也戰國策

依中而少親淮南作粗通詩大雅

謂陰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禍下一有也字策

則其禍必至淮南作謀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

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淮南此下有且同

君其圖之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三或作二

字稟為于貴

反所以也緣也

按此為謂相通也

又字稟謂字注

事有可稱曰有

謂失於事宜曰

已謂漢揚王孫傳

不損財於已謂注

謂者名稱也亦指

趨也

淮南人間牛子曰

國危而不安必

結不解何謂貴

智

淮南此下有而

約之

淮南作張孟

談乃報襄子

與張孟談陰

遣孟談入晉陽戰國策無以報二君之反於襄子二

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戰國策

無二君之反四字策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戰國策

談而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

四字戰策無且恐以下九字誤以遇智過於轅門之

外晉語智過作智果說苑作締疵智過怪其

色其色三字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

因字君作君曰何如策注君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

之節也君不如先之策此句作對曰臣遇張孟

其行以下智過之辭其行矜而意高當作其行高

而意矜矜畏懼也方言秦晉或曰矜或曰遽周語

君昭明大節而已注節體也君曰戰策作智吾

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

策無而以二字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二年今且暮將拔

之而嚮其利嚮變通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

憂策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明日二主又

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

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

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浦阪氏曰焦氏此必有變君不

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策明且以下作智過

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智伯曰兵著晉

陽三年矣且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

過古臥文

△屬動未成及○考  
工記八為甲犀  
甲七屬注屬諸  
如灌注之注史  
記指紳屬目  
注屬猶注也



則遂君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

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

二君約策與破趙國因封二子者策無國

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策作

可不變而君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

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

不聽也句出策作智過見君之因更其族為輔

氏策文有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

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由更其姓今暮不

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五十

五字愚按無孟談遇智過於轅門之外之理韓子為

義長左隱八年疏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聯

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為族至於期日之夜

日夜期策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策無

其字○其淮南作至其日之夜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策不疊

非韓魏翼而擊之翼左右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

伯之軍將子反卒子忍反敗北而擒知伯知伯身死軍破戰國策無

分為三戰國策作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故曰貪復好

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其國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戎漢時匈奴也由余

我王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

聞道之名而未得目見道之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夫

形也穆公德公之子名任好國何常以一無常字說苑作當何以非檀弓晉

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孟子人恆過

然後能改云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朱注恒常也

猶言試率也言願得聞古者人主得失其由余對曰

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嘗非穆公

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

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其地南至交趾

飲於土鋤淵鑑類函奢條飲作其地南至交趾堯

申命義叔宅南交水經注引大傳云堯南撫交趾

墨子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

日出北至幽都堯典申命和叔東西至日月之所

出入者莫不賓服堯典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分命和仲宅

西日昧谷寅饒堯禪天下淵鑑類函奢條虞舜受之

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財材削鋸修之迹其斧迹

愚按淮南子刑刑無迹人巧之妙削鋸皆器名考工

記築八為削注今之書刀鋸鐵葉為鋸齒其齒一

左一右以片解木石淮南本經削之公輸王流漆墨

大方按大率猶言大道也大道亦大較也漢宣帝紀率常在下注師古曰率者總計之意大率以失之生財有大道云云則財恒足矣朱文公訓恒為大率有味母草草看過

蒲阪氏曰墨黑字誤說苑作猶漆黑之以為器流漆猶漆其宜作漆漆流猶影休音近

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

其外而朱畫其內祭一作酒說苑漆作漆縵帛為茵

淵鑑類函奢條縵作縵茵下有禱字茵茵蔯也

蔣庶額緣路史注祭作食茵作炳額作頗淵鑑類函

志曰菰可以席溫於蒲大戴禮夏小正茶也者以

為君蔣蔣也前漢書禮樂志注應劭曰茶野菅白華

也山海經白菅為席王子淵僮約當編蔣織箔

額緣飾邊也蒲反氏曰額帳額之額孝文紀正義引

晉刑法志云布其衣裾而無額緣宋策宋觴酌有采

王為無額之冠注冠不覆額是額頗義同觴酌有采

說苑博古圖並采作彩觴觴樽俎有飾樽酒器俎

厄也酌斗柄也采文采也而樽俎有飾載牲之器

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

夏之淵鑑類函奢條人作周說苑沒上作為大路而

建九旒路一作轡大路西食器雕琢觴酌刻鏤謂

鬻發雲雷之紋四壁聖堦淵鑑類函奢條聖堦作四帷

地也西都賦玄堦鉅砌注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

漆飾堦此以白土飾堦也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

國之不服者五十二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

少淵鑑類函奢條臣故曰儉其道也其指得字言儉

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內史廖穆公臣而告之曰寡人聞鄰

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敵匹也是語今由余聖人也

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傳於事無不通之謂聖此

聖字本義周官六德智仁聖中和是也自有孔子之

韓非子卷三

津南記論縵  
綿曼帛注細  
帛也  
蔣即良反額鄂  
格反緣悅額反

小爾雅廣詁  
沒滅也山氏曰  
繫辭傳包  
犧氏沒神農  
氏作

夏之

有以字

夏禹國號

殷湯國號

建九旒

路一作轡

大路西

鬻發雲

雷之紋

四壁聖堦

地也西都賦

玄堦鉅砌注

漆飾堦此以白土飾堦也

國之不服者五十二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

少知作好少作侈臣故曰儉其道也

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

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

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傳於事無不通之謂聖此

手

天聖以來後儒殊崇聖字終使聖字騰踴而貴無訾矣夫蒼頡之造字也豈期於若是哉古公實父聖曰牙孟軻聖伯夷伊尹柳下惠魯人聖臧紇荀卿聖子弓桓公聖管仲穆公聖由余可見聖此於事無不通之謂也若夫後世字義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謂通達之人妄作肆蕩則居慢凡庸之徒克己思道則事理得也豈謂孔子之聖時惑乎得失被髮之人適至乎堯舜哉古之於聖也猶今之於聰也明也故莊周之書云跡曰夫妄意室中之藏也入先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周之言固雖不恭也而勇義智仁之於聖同為一德蓋有所傳矣

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

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未下一君其遺之女樂以亂

其政遺于李下同而後為由余請期請緩留

以疏其諫史記秦世家諫作間是穆天子傳彼君臣有聞而後可圖也史記圖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

二八遺戎王史記史上有內字藝文類聚二八作三

侍宿王逸注二八二列也論語注邢昺曰佾列因為

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

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藝文類聚遷作還非

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今戎王不逐水草而遷徙故牛馬半死按唐太宗貞觀二年北頡利攻亂鄭

元璠使還言於上日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是夷地以六畜為候至於唐猶然由余歸因

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

漢書高帝紀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誅楚君臣

玉簡設置也

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一無下秦字與

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

國政亡國之禍也樂音洽下同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

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海字脫

柰臣有圖國者何臣一作人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

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

之授引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

王子比干紂庶兄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三之者言

子比干與顏涿聚三之也為于偽反下同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

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句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

不內田成子者矣至公主自齊田成子所以遂有齊

國者顏涿聚之力也說苑云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

言歸者致死不赦顏涿聚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

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

戟將所之顏涿聚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君

不所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

道聞國人謀不內矣愚謂田成子未列諸侯可稱寡人顏涿聚齊大夫也不可稱田成子為君且齊景公遊於海事見外諸說篇及晏子孟子列子則說苑作景公為是矣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淮南子論類

承取梁父之大

關音忠逢符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桓公僖公之九子名小白

合諸侯齊語管子並云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愚按九鳩糾通莊子

下之川史記晉世家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左傳二十四年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于周成而作詩注糾收也史記酈生傳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陸士衡五等諸侯論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據是九非九十之九也九雜之九也然則下文一匡之一亦一統之一

也非一二一匡天下論衡匡為五伯長五伯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王

秦穆公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管仲老

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

病桓公尊管仲立為仲父仲字父男子即不幸而不病之美稱猶魯哀公孔子曰尼父也

起此病政安遷之一無此病二字管子管仲曰臣老

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

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鮑叔牙管仲曰

不可鮑叔牙為人剛復而上悍悍上有一有夫字

校之上說文高也悍剛則犯民以暴復則不得民

如扞格之扞疆禦也懼一作具非非霸者

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臨事而不懼

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豎刁桓公管仲曰不可

夫人之情莫不受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獷夫音扶好呼報反

下右外字獷作宮舊說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

韓非子卷三 白上一有公字 七十一

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公上一有衛字○公

也子開方徐氏故衛人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百家類纂不過十日之行

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

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

易牙何如易牙桓公庖人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右

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以

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

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

可隰朋齊大夫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堅中內實勁直也

外貌有廉隅也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

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眾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

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管仲

在居一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

南遊堂阜堂阜齊魯境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

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管子小稱

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

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

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

日不通矣公守之者圍公一室也或以為公守室

室

韓非子卷三 身死三月

不收蟲出于戶戶一作尸故桓公之兵橫行天

下為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

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

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戰國韓策作秦韓戰於濁澤下文有

異同○宜史記韓世家索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史記曰公仲韓相

國名侈愚謂侈朋交與之國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

張儀為和於秦哉如因張儀為和於秦當時張儀相

於因賂以名都史記此下有具甲與之四字○名都秦國策注都邑有聞於時者愚按左

莊三十三年春城小穀注小穀齊邑大都以名通者

則不繫國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

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而南與伐

楚楚南方之國也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策史

記並此患以下作此以一易公曰善乃警公仲之行

將西和秦公一作君策警作傲和楚王聞之懼

作大恐策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

陳軫當時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鍊甲戰國策

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秦韓為一以南鄉楚

策角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史記廟祠



文亦其為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趣遠也丹沿總錄越絕糧告

難于吳使素忠為信云云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卒子忽及信音仰

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策作

願大國遂肆志於秦小爾雅肆緩也廣雅信也

猶云展放也言緩與秦和之事也信申也申亦緩意

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以上使韓使

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下路楚謂謹使者

曰報韓君言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

韓君大說止公仲史記此下有公仲曰不可夫以實

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告一作伐名上一有虛字聽楚之

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侍楚之虛

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

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

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取城邑若拔故

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重直龍水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公子重耳獻

名也獻公信嬖妾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又且過於

曹曹君袒裼而觀之曹君曹共公也令重耳袒裼而

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釐負羈與叔瞻待於前釐負

大夫叔瞻鄭大夫非曹臣也事見左傳二十三年傳  
蒲阪氏曰叔瞻鄭文公臣叔詹伯呂氏春秋作被瞻  
此云諫曹君者蓋鄭亦有觀駢脅之事因誤混耳喻  
老云叔瞻諫鄭君則與諸書合晉語文公詠觀狀以  
伐鄭又云叔詹曰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賈  
叔瞻謂曹

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淮南作釐負羈止之日  
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

皆霸王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  
之佐也

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

問之曰公從外來而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

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

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

乘繩證反於才用反相息亮反

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遇

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冒其首也

子奚不先自貳焉自貳自別  
異於曹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

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

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

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

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離羣臣  
謂外也出入十年矣

獻公死羣公子或或  
謂外也其嗣子不善嗣子奚齊悼  
子惠公也吾恐此

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周語母敬其  
祓除注祓除

俗語尚然

史記扁鵲傳

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又云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潛夫論

猶掃除也血食血祭也說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

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

卒革車五百乘革車兵車也五百乘疇騎二千疇與

楚辭王逸注四人為一騎六韜險戰之法一騎當步

卒四人四人當一騎齊語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

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管子中匡

疇人與人相保楚語臣能自壽也注壽保也據

此則疇是相與保之義也新序尹壽荀子大略

作君疇疇壽壽三字通用保之義也新序尹壽荀子大略

疇合四海以為一家是也左僖二十四年傳

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也蓋指此疇騎矣左

傳云紀綱者六韜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

吏百騎一卒二百騎一將是猶綱之有紀綱也左傳

作三千韓子作二千今依六韜二百騎一將

則是二千騎一元帥也左氏作三千恐非是

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

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

而以為大戮此伐曹時辭今誤為一事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

薄城吾知子不違也汲冢周書芮良夫云無道其表

子之閭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

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保棲守也此禮之所

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

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

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110X  
610  
21

韓非子翼毳卷第三  
終

韓非子翼毳卷第三

七



110X  
610  
21